

歷史與空間

歷史上的「春運」

自古以來，春節是中華民族最具特色的傳統大節，與之相伴的則是全球特有的遷徙大軍。歲歲年年，哪怕天涯海角，遊子也要回家團圓。1980年《人民日報》首提「春運」一詞至今，每年長達40天、涉及數十億人次的春運，也成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。

春節已有4,000多年歷史。祖先的「春運」什麼模樣呢？古訓曰「父母在不遠遊」，古代人口遠少於今，外出公幹或打工者更少，參與「春運」者主要是官員、商賈和手藝人。但交通與今有天壤之別，沒有汽車火車，所以古人的「春運」很苦，可用八字概括：人在困途，苦不堪言！

古代的陸上交通，窮人只能靠雙腳，權勢者坐轎子或畜力車。春秋末年，孔子在崎嶇小道上乘牛車奔波於各諸侯國，也坐它回家過年。那咕嚕嚕慢騰騰的車輪聲，吞嚥了這位聖賢多少光陰！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推出「車同軌」制度，選以咸陽為中心修建「馳道」，東至齊魯西至甘肅、北達長城南到蘇皖，全程9,000公里。「馳道」路面寬闊、兩旁栽松，可算古代「高速路」了。若孔子在世，恐不會耗14年「周遊列國」吧。古代另一交通是航船。當時河流密佈，水網縱橫，京杭大運河更是溝通南北大動脈。江河舟楫如雲，熱鬧非凡。

唐朝時，春節為法定假日。開元十八年（730年）冬，浪跡京城的李白返家過年。他從長安出發，走寶雞、陳倉、翻秦嶺、再沿石牛道回四川江油。全程900公里，靠徒步和騎馬，一路崎嶇小徑、爬山涉水，整整走了一個月，花費12貫錢（唐時一貫相當於7,000元人民幣），詩仙沒有工資，此錢來之不易，所以他發出「蜀道難，難於上青天」長嘆！原籍常州的戴叔倫有詩《除夜宿石頭驛》，寫盡不能回家團圓的愁苦：「館誰相問，寒燈獨可親。一年將盡夜，萬里未歸人。寥落悲前事，支離笑此身。愁顏與衰鬢，明日又逢春。」彼時他任江西撫州刺史，撫州到常州不過700公里，他卻畏於旅途不敢回家，「萬里」是他心理距離啊！

北宋皇祐五年（1053年），潁州（今安徽阜陽）太守歐陽修，護送母親靈柩回故鄉吉州（今江西吉安市永豐縣）歸葬，再返潁州過年。阜陽

至永豐不過770公里，醉翁途中竟耗時兩個多月，他直嘆「水往陸還，奔馳勞苦」。嘉佑六年（1061年），歐陽修升任參知政事、刑部尚書，偕家眷從汴京（開封）返永豐過年。先馬車、後舟船，走了一個月、用銀60兩（宋代一兩銀子相當1,320元人民幣，全程約合8萬元）。宋朝官員薪水很高，歐為二品副宰相，年薪456兩銀子（相當60萬元人民幣），他不差錢，只怨耗時太久！我觀《清明上河圖》、《盤車圖》、《雪溪行旅圖》和《溪山行旅圖》等畫卷，多見舟車牛馬。張擇端《清明上河圖》共814人、8頂轎子、90餘匹驛馬、13輛車、29艘船。《雪溪行旅圖》描述雪中趕路情景，畫上有幾輛牛牽引的雙層廂車，上層「臥鋪」，下層硬座，堪稱「大宋春運圖」。在汴京的外地人回家過年，漫漫長途擠在一起，辛苦可知！

明弘治十一年（1498年）臘月，72歲的四朝宰相徐致仕，返江蘇老家養老，船沿京杭大運河南行，臘月二十七才趕回原籍宜興，整整走了25天。疲憊不堪的徐老致函同僚：「嗚呼，一路折騰，我這老骨頭快散架了！」享受高規格禮遇的四朝元老尚且如此，常人之苦自不待言！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冬，戶部雲南司主、52歲的大清官海瑞，自京出發，經魯、蘇、贛、粵，渡海返家鄉海南瓊山（今海口）過年。一路8,000公里，花費24兩銀子、兩月時間。明朝官餉很低，海瑞年薪僅約3萬元人民幣，如此筋骨勞頓、費時耗錢，勉為其難矣！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年），鐵齒銅牙紀曉嵐回原籍獻縣（河北滄州）過年，途經良鄉、涿州、白溝、雄縣、任丘，區區210公里，竟耗6天時間、6兩銀子。達官貴人的「春運」尚且如此，普通人回家之路，可想而知！路況差、開銷大、耗時長，此三大障礙足令古人「望路興嘆」！加上古代盜匪猖獗、虎狼出沒，人們攜銀兩年貨，一遇匪盜，輕則交錢、重則喪命，這種悲劇古代數不勝數！

民國時代，交通大為改善，有了公路和汽車、火車、輪船、飛機（航班非常人能享用），「春運」之路卻依然艱困。魯迅1912年赴教育部任職，7年後花3,500大洋買下北京西直門八道灣一幢佔地四畝大宅院，臘月回老家過年，並接母來京同住。他凌晨僱人力車去前門車站，一早擠上

去天津火車，下午抵津後再換津浦列車，一天一夜抵浦口。在浦口趕到碼頭乘輪渡過長江，再僱人力車去南京火車站。火車走一天抵上海。在滬找旅館躺下，翌日一早再乘火車去杭州，下午抵杭。找客棧邊歇腳邊訂船票，翌日拿到船票又在旅館等船。第二天再僱黃包車去錢塘碼頭，坐火輪去紹興，一天後才到紹興。下船再坐轎子回家……此行魯迅坐車、坐船、再坐車、再坐船，光火車就換了四趟，花了整整一星期！

梁實秋曾寫北京火車站：車票分一、二、三等，因富人特少，一等票售票窗門可羅雀；三等票窗外人滿為患，小窗一開，人們蜂擁而上，你推我擠、亂作一團。「氣力稍虛弱一點者，就有性命之虞。」詩人郁達夫1923年除夕從上海乘火車經杭州，再回富陽過年。他見一窗口無人排隊，當即買了票，一上車才知是一等座，整個車廂僅他一人，卻花光他全部錢囊。

當時列車晚點、誤車是常態。1931年，銀行家陳光甫從鄭州乘「快車」到漢口，一路走走停停，28小時才到武漢。坐過歐美列車的他寫日記吐槽：「快車還遲到如此，為世界罕聞，我國鐵路無過人之點，獨腐敗甲於天下噫！」1934年臘月，《大公報》編輯沈從文回湘西老家過年，從北京出發，坐火車、汽車再轉輪船、轎子，花了整整13天才趕到家，已是除夕深夜，鞭炮聲響徹鳳凰城。1937年抗戰爆發，「春運」更雪上加霜。《胡風家書》載：「現在上海除軍用外，水陸交通幾乎斷絕。偶爾滬杭通車，也擠得要命，等幾天都擠不上車……水路也同樣，長江輪價漲三倍，還一票難求！」一票難求、人山人海、輾轉顛簸、意外叢生——乃民國「春運」之現狀！

「沉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」。前些年我國春運還如一場「戰役」，如今經濟騰飛，海陸空立體交通煥然一新。就說高鐵，「和諧號」時速300公里、「復興號」更達350公里，比箭還快。從鄭州兩小時就到西安，北京至香港只須8小時多，上海到蘭州僅10個鐘頭。中國人最重儀式感，春運作為文化基因已深深融入國人血脈。今天回味歷史上艱苦的「春運」，那沉甸甸的鄉愁、愁煞人的歸途真乃情何以堪，也更加珍惜感恩今天的幸福指數與獲得感！



■古代「春運」何艱難。作者提供

來鴻

孩子是父母不得不播種的蒲公英

年關是鄉愁的開關，漂泊在外的遊子跨過山海都要回家，儘管來去匆匆。「長大了才發現，再後來的家鄉，好像只有年假，回來的時候是冬天，離開的時候是春天。」

最近上映的紀錄片電影《四個春天》把貴州山區一對平凡普通的老夫婦的退休生活搬上了大螢幕，勾起了人們關於家、關於父母的暖心記憶。

「盼望着，盼望着，東風來了，春天的腳步近了。」初一上學期，熟練背誦朱自清的《春》的我們還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「盼望」。在《四個春天》裡，盼望是陸爸爸看到燕子飛回來時，雀躍地向家人報喜，高興得像個孩子。盼望是聽到有人敲大門時，陸媽媽一路小跑從裡屋穿過院子開門，心裡已經認定門後面的就是自己的兒子。

一掛紅色的鞭炮擺在馬路邊，陸媽媽雙手緊緊捂住了耳朵，跑到十米以外觀戰；年逾古稀的陸爸爸用一根香，彎着腰就點燃了紅紅火火，然後跑着跳着遠離鞭炮，彷彿一場賽跑，也是和時間的賽跑。遙遠的記憶從深處翻出來。東北的臘月，愈近年關，煙囪裡冒出的煙火、窗戶溜出去的蒸汽就愈濃，女人們打掃衛生、準備年貨，男人們貼對子、買禮花鞭炮。路上見多了，大人們說說九子春卷炸好了沒，豬皮凍熬得嫩不嫩，丫頭們

提前炫耀自己的新衣服，男孩子們互相約一下什麼時候一起放小鞭炮，老人們就坐在陽光裡樂呵呵地看晚輩們忙裡忙外，手頭上放不下一輩子的針線活。

慶偉是家裡的女兒，她是一隻從貴州獨山飛到瀋陽的鶴。第三個春天快到了，這是慶偉去世後的第一個春節。慶偉的兒子佟暢一個人從瀋陽回獨山過年，臨走的時候，外公送他去坐出租車，外婆跟着出來，就站在門口，就那麼憋着氣定定望着，怕是要忍不住了吧，一步跨回門裡，關門。鏡頭沒有移開，三秒，門開了，外婆一步踏出來，站在原來的位子，定定站着，眼神被佟暢牽到愈來愈遠的路上，眼淚終究是止不住的。這個春天，我又想家了，也不知道每次看着那輛載我去機場的車遠去的時候，媽媽在我的背後抹了多少次眼淚，我從來不敢回頭，離別這件事我很遠。後來，媽媽每次都堅持要把我送到機場，儘管一個小時的路上，她有半個小時都在睡覺，可也是緊緊握着我的雙手，就這樣強制性地把「離別」延遲了一個小時。

第四個春天來了，陸媽媽手裡握着一枝蒲公英站在二樓的平台，迎着風輕輕一口氣吹落了一半的種子，眼睛打量着剩下的一半種子，嘴上說「捨不得吹」。說出了無數中國父母的心聲，正像對待孩子一樣，不得不播

種……不似風箏有線，蒲公英是要飄向遠方，落地、生根、發芽的。孩子是父母不得不播種的蒲公英，父母不得不逼着自己放手，放手以後呢？

沒有孩子在身邊的日子，陸爸爸像魔術師一樣不斷讓人驚喜，會拉小提琴、手風琴、吹笛子、拉二胡、彈鋼琴，還會剪輯視頻、數碼修復、寫對聯、搭蜂箱，多才多藝。陸媽媽做飯、縫補、醃菜，和老伴一起勞作、出遊、唱歌、跳舞，生活樸拙又詩意。日日皆好日，他們的生活彷彿告訴孩子「我們很好，不必掛念」，這和當下大多數父母沒有自己的個人生活，只有對子女濃重的感情是完全不同的。

在北京從事攝影工作的陸慶屹用一部尼康D800和一個三腳架，記錄年逾古稀的父母連續四年由冬入春的那段日子，經過20個月的剪輯，前後歷時5年成就了這部零差评的家庭紀錄片。在這個冬天裡，《四個春天》無疑成了取暖的一爐火，也是提醒我們已經長大而父母正在老去的一座鐘。觀影時，影院裡笑聲、驚歎聲，還有吸鼻子的聲音混雜在一起，影片結束時，全場靜默了。鏡頭裡如涓涓細流般的情感，每個漂泊在外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都懂。《四個春天》帶給大眾的啟發，或許會讓今年的春節不一樣。

■ 吳翼民

詩詞偶拾



逛花市

風和日暖天澄朗，年宵花市逛一逛。
維園裡外湧人潮，姍紫嫣紅掀彩浪。
花檔急把春色送，斑駁緩將麗容藏。
粉苞吐蕊臘梅開，玉瓣含香水仙壯。
蝶蘭飄霞好運到，龍盆盛桔金財旺。
牡丹怒放燃篝火，驅邪招富入壽康。
五光爭妍比珍華，十色鬥艷競芬芳。
喜樂曲曲音悠婉，歡聲陣陣心熱狂。
且抱祥兆回家去，攜錦擁翠步匆忙。
沿途盡見荆花紫，明年必創新輝煌。

逛街市

抖落衣襟鮮花香，抹去額角微汗淌。
操辦年貨兼食材，挽妻帶兒街市逛。
直街海鮑通紅汁，橫巷肥藕宜煲湯。
清液瓊漿家人愛，燒豬髮菜財運漲。
大包小紮貨滿袋，粗選細揀物盈筐。
賢妻妝品高大尚，乖兒又買新衣裳。
歡樂氣氛處處高，喜慶年味濃濃揚。
春聯鑲金增貴氣，福牌鍍銀添瑞光。
臨走善箱捐數百，扶弱濟貧心舒暢。
和諧社會齊手建，富裕家國歲久長。

浮城誌

身體健康

「剛才買了很多揮春啊！」小女孩跪在椅子，兩眼閃着光芒，細看桌子上的堆揮春。她徐徐對母親說：「我識得，這一張寫了『出入平安』，這一張是『心想事成』，而這一張……」母親見她說不出來，於是說：「是『學業進步』，特別買給你的，會把它貼在你的睡房。」小女孩天真地回答：「好啊！上面印滿了我喜歡的卡通人物！」母親微笑道：「希望你能用心學習，突飛猛進！」可是此話並未走入小女孩的腦內，她僅僅全神貫注在紅彤彤的揮春上。

忽然，母親拿起其中的一張揮春，慈切地說：「希望你全家都能『身體健康』！」然後母親瞥一瞥小女孩，見她如常龍精虎猛，便感到甚為欣慰。剛才母親帶着小女孩出外，買菜及買一些賀年物品，沿途瞧見不少路人也在咳嗽或打噴嚏，亦有經過坐滿病人的診所。

事實上，由於近來患上流感的幼童數目愈來愈多，四天內有三名或以上學童發病而須停課的幼稚園也日益增加，因此，食物及衛生局基於多種因素之下，決定全港幼稚園及幼兒中心提早放農曆年假，母親需要照顧小女

孩，難免要帶她出外購物。

「為何會有那麼多張『身體健康』？」小女孩稍稍側着頭問母親。「因為『身體健康』是非常重要的！剛剛在街上，你不是見到很多人帶上口罩及要去看醫生嗎？」母親答道。「對！病了的話，新年便不可以吃糖果！」小女孩輕皺眉頭，想了一會後繼續說：「我的同學也病了，很辛苦的！我也要身體健康！」她立即從數張「身體健康」揮春當中，選了印有卡通人物的那一張並說：「我要把它貼在睡房！」

母親笑說：「當然沒問題！不過『學業進步』也一樣要貼上去啊！」小女孩純真地問：「一張『身體健康』可以令多少人身體健康？」母親一時之間也不懂回答，只好說：「為何這樣問？」小女孩認真地說：「我想自己身體健康，也想家人及所有朋友也身體健康！」母親輕輕撫摸她的頭，和藹地說：「大家都注重個人衛生，小心保重身體，所有人也會身體健康！」

說罷，母女二人把全部揮春分配好，然後收妥，等待新年來臨，把心願悉數貼在牆上。

生活點滴

從前乾乾淨淨迎新年的序幕拉開於臘月十七、十八。這兩天是傳統的大掃除、揮簪塵日子。縱然迫近年腳，各家各戶都忙着要採辦年貨、要添置新衣、要醃臘肉類、要牽磨蒸糕團……但揮簪塵大掃除是必不可少的，或者說，它本來就是過年的一道程序。一年下來了，那種老式的住宅角落落都積掛上了簷塵、還有蛛網灶馬（一種灰色跳蟲，我們謂之灰駱駝）之類，須清除乾淨方能迎接新年。一面揮，一面還要喊：「十七、十八，愈揮愈發！」如今工房不大會積那麼多簷塵了，多數人家依然會揮會喊，揮去的應是晦氣，喊出的是對來年的期望。

搞過環境衛生，接着就是個人衛生，集中體現在剃頭和沐浴兩款，剃的是「年頭」，沐的是「年浴」，要剃頭沐浴，弄出個清清爽爽的新模樣來，不辜負了新的年景。男女老少都集中在煞年夜邊完成這兩件事兒，一下使所有的理髮店和混堂都爆了棚。

理髮店紛紛通宵達旦趕活，看到濟濟一堂的顧客，恨不得腳也遁了起來。我等孩子卻是喜歡這樣的場面，雜在人堆裡可以聽得不少閒文野章、有趣的社會新聞和故事，還有就是哪個小夥伴剛剃好頭，就可以上前敲他